



北京 售楼小姐

BEIJING
SHOULOU
XIAOJIE



13格格◎著

北京，中国最大的名利场，权利、金钱、桃色与欲望在这里交错纠缠，
“爱情”是绝对珍稀的奢侈品。

13 格格◎著

BEIJING
SHOULOU
XIAOJIE

北京
售楼小姐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京售楼小姐 / 13 格格 著. —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08. 2
ISBN 978-7-80220-268-9

I. 北… II. 1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6261 号

书 名: 北京售楼小姐

出版人: 田 辉

作 者: 13 格格

责任编辑: 杨 博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: 100044)

电 话: 88417359(总编室)、68469781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印 刷: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监 印: 敖 晔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19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0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0-268-9

定 价: 23.80 元

书中主人公可是个魅力十足的销售小姐,虽然老公大贵对她一片痴情,疼爱有加,但她却难以感受到爱情的感觉。一次,她竟竟有中遇见了房地产公司老总彭程,两人很快擦出爱情的火花,瞬间点燃了爱火。一场场大戏,而大贵一生追求平安稳定的生活亦在,而彭程则是一个充满野心的男人,也在经营着自己事业中下苦气的单身生活,无论是大贵还是售楼小姐,还是喜欢彭程的热烈性格,

出版人: 田 辉
策划机构: 创造快乐新生活
投稿邮箱: bookstie@163.com
责任编辑: 杨 博
策划编辑: 刘燕群
封面设计: 刘燕群



：他家个丁母绝踪，像台丁不焚燹，盒登长陌来丁中空似登毛一六已
里，跟这三天翻眼，的机卧跳鼠百我，去里心书眼（聊笑冠开办强，百我”
“丁母绝踪
一张夹紫耳，善画耳云心”丁母绝踪里翻百跳寒人，丁母绝踪来寺眼”
。书耳此翻均舞笑冠冠一，翻百卧丑改真下，里翻六已找塞肉跳鼠

1 晚上，我和一帮老同学正在顺义新开的一家韩国料理——“三千里”吃饭，大黄打电话说他加班，刚结束手头工作，现在赶过去吃饭来得及吗。和平我冷冷地说：“随你便。”大黄沉默了几秒钟，说：“那就不过去了，我在这边随便吃点，晚上你早点回家就是了。”

“早不了，你甭等我了。”说完我就咋地把电话挂了。本来和老同学聚会是挺开心的一件事，可大黄的这个电话令我心情一下子不爽到极点，最近，我们的关系处于低谷，我对他越冷淡，他就越低声下气，而我就越发恼火。几个同学看了我一眼没吭声，只有小驴哪壶不开提哪壶：“妮可，您这又干嘛呢？火气这么大？”马六一副明白人的样子：“妮可这是见怂人就搂不住火。大黄上赶着对你好，这招儿明显不灵啊，赶明儿把他叫来我给培训培训，保准给你调教个如意郎君出来！”

我白了他们一眼：“歇菜吧！不说话会死人啊！你们今儿千万别惹我！”“你就欠遇到个狠的，三两下就把你办了！看你嘴硬！”马六还叨叨着。

我二话不说一把抓起手边的牙签盒给他扔过去：“你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型！”

旁边的小云劝道：“别掐了别掐了，好不容易聚一回，你们尽掐架了！”

马六一手接过空中飞来的牙签盒，顺势下了台阶，朝我扮了个鬼脸：“妮可，跟你开玩笑啊！别往心里去，我可是很怕你的，别哪天一发狠，把我给办了！”

“别老孔雀开屏了，人家妮可哪里瞧得上你！”小云打趣着，赶紧夹起一块烤肉塞进马六嘴里，才算堵住他的嘴，一场玩笑得以就此打住。

2 聚餐的几位是我高中同学，一帮损友，到哪儿都没正形，属于北京这一片儿典型的满嘴跑火车那种人。

闲来没事时我们老聚一起搓一顿，打几圈麻将，有时也组个自助游车队去京郊游玩，最远开到过青岛，一群人胡吃海喝之后再开回北京。我们这种玩法被户外圈称为“腐败型”，我知他们以这种腐败游为耻，以吃苦耐劳为荣，但他们那种“自虐”游在我看来就是拿钱去找罪受。

有时小云也提议来点高尚浪漫的玩法，每次提议都没能奏效。一帮大俗人似乎也没啥更高的追求，拿那次去后海烤肉季吃饭来说吧。我售楼签了一个大单，一个颇有实力的老板一气儿从我这里买走十套房，我决定请大家搓一顿有点档次的，外加后海划船。原计划，夜里包一艘船，点上红烛，在十二分暧昧的空气里荡舟湖上，岂不是一件很美的事儿？哪料到这帮烂人去了烤肉季后当即变卦，我特意定了临湖的座位想让大家看看风景来着，这帮烂人去了就大呼小叫哪有风景可看？然后吃完羊肉就嚷嚷着不如赶紧回去再打几圈麻将，夜游后海的计划就此泡汤。

打那以后我也不再组织大家玩什么新鲜的花样儿，大家摆明了是赌棍，凑一块玩几圈牌，完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就得了。

刚开始聚会我还带着大黄，但大黄严重影响我的情绪，后来就干脆单飞，不带他玩儿了。

嫁给他也许是个错误。我和大黄也算是发小儿了，整个的“青梅竹马”型，打小儿就同进同出，他家离我家也就几步之遥，都在崇文门那片的同一个胡同里。后来拆迁分了房，各自才离远了些。大黄从童年时就是我的跟屁虫，他属于那种认死理的男人，喜欢上我之后再也不会看别的姑娘一眼。为了打动我，他采取的战术就是死磕。天天缠着我耗着我，令我没有任何空间和机会给别的男子。刚二十一岁，我就在一次感动加冲动之后头脑发昏嫁给了他。

那次冲动终结了我的快乐和幸福，从此我把时间大把大把地挥霍在牌桌上和酒吧里，只为了耗到深夜再回家，我讨厌回到家中和大黄大眼瞪小眼的场面。我很佩服那些结婚后发现错误立马就激流勇退的人，无疑我不具备这个勇气，同时，也没有任何动力去做这个决定。长这么大，我就没遇到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。而大黄，他也许压根就没想过要和我分开过。就算耗着，他也愿意。

3 饭局结束，在马六家打牌的时候，大黄又打电话来了：“妮可，秋天夜里凉，要不我给你送件衣服过去？”

我没头没脑地冲电话那头大声吼道：“你还有完没完啊？能让我好好儿打几圈牌吗？你就别来了，也别打电话，一会点炮算谁的啊？”

自从跟大黄在一起，我的说话方式便成了现在这样的“吼叫式”，什么女性的温柔、贤惠在我身上那是一丁点表现都没有。

“啪”的一声把电话挂掉，我从牌桌上抓起一张牌：“靠，又是北风，今儿坐风口上了。”我起手就是七小对的牌，可连抓几个都是风，没上到好牌，心里正窝火呢，大黄这家伙就会裹乱，专挑这样的时候来电话。

“妮可一向很猛啊。”坐我旁边的小云以景仰的口气说。小云和她家先生

的婚姻也有点问题，小云对其夫小心翼翼百般温柔，可对方总是爱答不理。

同甘共苦无欲则刚。其实造成这样的局面很简单，可惜当局者迷，总是不能清楚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地位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就算清楚又如何，世间的感情就是这样，总有一方多付出一些，另一方则态度跋扈一些。情感的世界，永远难找公平。

“哎，妮可，最近业绩如何呀？听说你们那个楼盘底商都卖到二万三千元一平米啦？”马六插话道。

4 马六其实不姓马，自从他新买了一辆“马自达6”轿车，我们便集体选择性地失忆，假装忘记了他的姓名，改口叫他“马六”了。

“还问什么问，业绩显然不错嘛！北京有钱人多的是，房子都供不应求。”小驴跟我同行，我还没回答，他便抢先说了。小驴本来姓李，大名儿叫李煜，跟历史上那个李后主同名，大伙儿觉得那个名字太拽，便有意不叫，而叫小驴，一则灭灭他的气焰，二则还显得倍儿亲热。

“小驴你怎么又成我代言人了？我说话了吗，你倒好，替我脸上贴金，我告诉你，我最近外忧内患一大堆！家里闹心不说，公司的事情也搞不定，正一肚子火呢！”今年的房地产市场邪了门，价格嗖嗖地往上蹿，连南四环都涨到一万块一平米了。当然，叫我忧心的不是价格的事，而是人事上的问题。

“你也别谦虚了，混得够不错了，说话你就当上销售主管了，拿‘大拿’啊，还跟我这儿叫什么苦？！”小驴消息倒灵通，我这升职也没多久，他对我的动向倒了如指掌。

我打出一个二条，挤对他：“要不明儿你也上我那儿卖卖楼去？给我打个下手？”

“糊了！妮可点炮！当什么下手啊，就照这样儿，你多输点银子给哥们儿就成！”小驴把牌推了。“妮可你看清楚了，这回你可点了个大炮啊，豪华七对儿，就等你了！”

“可把我们带沟儿里了！”马六和小云齐声说道，两人都一脸郁闷。

“我这一对暗杠还没开呢，超——超。（拉长了声音）豪华七对的牌都被你给毁了！”马六嘟囔着埋怨我。

今儿看来是坐炮台上了，打个二四八的友情麻将我也能输出去两千块，邪门。

当时针指向夜里十二点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再次响起，我不耐烦地接起来：“喂，又怎么啦？”我以为是大黄，不过意外的是，大黄并没来电催我，看来这回他长了点记性。

来电的是闺中密友糖梨儿。

“哎！宝贝儿，快来 MIX 找我！”糖梨儿人如其名，说话都如抹了蜜那么甜，逮谁都叫宝贝儿。

中里“都凌晨啦！”我提醒她。

“哟，宝贝儿，我不是不了解你，十二点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啊，赶紧下牌桌儿，麻利儿的，来找我啊！就这么定了！”末了，糖梨儿还低低地加了一句，“悄悄报告一下：今晚有帅哥！绝对的帅哥！有戏！”

“不打了不打了！我还有事先走一步。”我推了牌，左右是个输，不如早点结束战斗，还能避免继续扩大损失面。

“哎哎哎，别走哇妮可，我还有事情要问你呢！”马六急急地敲着桌子。

我站起身来，催他快说：“什么事情？快点讲！”

“今年北京的房价是涨还是跌呀，你给预测一下？”

原来是问这个，我笑着回答他：“我告诉你，未来几年内，房价就一个字，涨！不是稳中有涨便是——突飞猛涨！”

“我一表弟手里有点银子，存银行利息低，玩股票基金又怕风险，正犹



豫要不要买个房，你给个建议吧！”

“有钱那还是尽早买下吧，总比存银行好，哪怕是小房子，买一套放手里也保值啊！”

“不是说国家要出政策控制房价吗？”

我反问他：“政策取向是对的，问题是能落实多少？”

马六翻了一下白眼，又问：“你那楼盘的二期什么时候开啊？”

“没日子，等着涨钱再开了。”我所在的楼盘今年同时建了二十一栋楼，但首期却只开了三栋，剩下的房将会分成好几批陆续销售，这在行内叫做“化整为零”大法，也是地产商们慢慢形成的独特生存逻辑，为的就是提价，并且达到人为地炮制紧俏行情的目的。这里面还暗含心理学的理论：先买的业主见到涨价将会认为房子在升值，而后来者则会因涨价而加速购房计划。

我的目光一扫过几位损友：“没问题了吧？我先走了啊。各位，拜拜。”

告别了朋友们，离开顺义，驾着我那辆可爱的红色 POLO，直奔三里屯的 MIX 酒吧而去。

5

MIX 酒吧的生意出奇地火。就算收门票，也照样每天客满。穿着打扮新潮的男男女女们在黯淡的灯光下喝酒作乐，暧昧的气息在空气中流动。

我没有通知糖梨儿，而是径直进去找她。一路上，感觉有异性的目光追着我上下扫描。这种目光我很熟悉了。

凌晨的酒吧像春天的原始森林，一大群发情的公犀牛追着母犀牛跑，而母犀牛们只管卖弄风骚，属于典型的煽风点火那种，等公犀牛被撩拨到欲望缠身时，母犀牛却钻进森林里不再出现。也许有一两只幸运的公犀牛，找到

母犀牛后转换场地，去进行目标中的寻欢。当然，大多数公犀牛却只是被无情地调戏了一把。有句话堪称母犀牛的代言：“逗你玩！”

糖梨儿和几个男的在靠墙的一处隔断里打闹着。一个年轻的男子正追着咯吱她，她笑翻在松软的沙发上，妩媚指数很高的卷发凌乱地披洒在胸前，低胸内衣下性感而诱人的蓓蕾若隐若现。

我暗暗为她的装扮喝彩。糖梨儿果然是个尤物，男人见了她少有能把持得住的。而她也把这种优势最大限度地保留着，至今未嫁，从而自由地穿梭在不固定的几名男友之间。若对这几位男友也丧失兴趣之后，糖梨儿就会去酒吧、去健身房、去私人俱乐部寻找她喜欢的艳遇。糖梨儿很清楚在哪些地方会出现猎物。她的狩猎范围均是艳遇度很高的场所。及时行乐就是她生活的宗旨。

这种寻欢跟一见钟情还不一样，这只是一个艳遇，准确地说，就是一种纯度很高的性关系。

我信奉“存在即合理”，既然糖梨儿喜欢，那就随她了。我很少为此对她进行说教。我们相互在一起厮混，只是为了打发那恼人的时间。

6 糖梨儿注意到了我，笑着推开那个男子，站起来说：“宝贝儿，你到啦，怎么也不叫我出去接你啊？”随即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她那柔软的身子紧贴着我，再次使我感受到一个词：性感。我想，这个词真是为她而生的。

即便在这样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，糖梨儿也能惊人地保持着八面玲珑的性格特征。

糖梨儿把我介绍给她的两位朋友，两个年轻男子都是电影学院的学生，糖梨儿悄悄告诉我都是她新认识的网友。



两个男的小名分别叫小三、小四，均是个子高高的小年轻，大概 180cm 的样子，糖梨儿果然没有撒谎，两位都是现在人气很高的单眼皮帅哥。

如今交友的渠道比过去大大拓宽了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，直接令糖梨儿这类人极大地受益。随便到 QQ 或交友论坛里晃一圈，就能顺手捞起几位寂寞难耐的同类。这类艳遇的最大好处是大家都很懂游戏规则，也不用冒“结婚”的危险。所谓“一夜情”的界定就是：“天亮以后说分手”。

“小三，照顾好妮可美女啊。”糖梨儿把照顾我的任务交给其中一个男子，一个看起来有几分直率的男孩。

桌上放着三瓶芝华士和几瓶绿茶，过去和现在，我们都是这样，把芝华士和绿茶勾兑在一起喝。

小三递给我一杯勾兑好的酒，然后自己拿起一杯：“妮可，来，给你的！第一次见面，我先干为敬！你随意！”不等我答话，就咕咚咕咚地喝上了。

我喝了一口，顿时满嘴都是绿茶的芳香。

“宝贝们，人到齐了，咱们开玩游戏吧！”糖梨儿所说的游戏之前我们也玩过，很简单，但绝对刺激。规则是：大家分为两组，轮番地比拼“石头剪子布”，输的一方必须大大地喝一口酒，并且完成一个由胜利一方提出的任务。玄机就在最后的任务之上，不管这个任务如何稀奇古怪，输了的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。

“行啊！”小三小四齐声作答。我也点头同意。之前，糖梨儿也曾数次玩过这种游戏，不过我基本都是旁观，这还是首次参与。

7 游戏开始，我们分为两组：小四和糖梨儿一组，我和小三一组。

第一轮石头剪子布，糖梨儿和我险胜。我轻呼一声：好险！惩罚的题目

由糖梨儿和我出。糖梨儿的第一道题就很火爆，要求小四去跟场地中间那一桌的美女打啵。

小四接到任务就兴奋地抱了糖梨儿一下：“啊，美女，原来你这么大度，肯让我去跟别的女人亲热！”他夸张地吐出口气，像只小狗一样嗅了嗅，然后摇头——可能觉得自己的口气不够清新，于是从口袋里掏出清新口气的喷雾往嘴里喷，这些准备工作完毕之后，小四更夸张地做出勇士大义赴死的姿态，表情无比悲壮、踏着沉重的脚步去往目标那里。

我们三人紧盯着他。他猫着腰给那桌人说着什么，还用手比划着，然后，那桌的美女站起来了，小四竟然顺利地拥抱了她，并不失时机地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。“哇噻，成功！！”糖梨儿欢呼着。

轮到我给小三出题了。我思考着出个什么难题给他。

糖梨儿凑近我耳朵坏坏地说：“叫他说说自己是不是童子鸡？”这个话题有点意思。

我按糖梨儿的授意问他：“你是不是——童子鸡？”糖梨儿和小四都促狭地笑，想要看小三的笑话。

小三假意咳嗽了一声，清了清嗓子，故作生气：“简直太小看我了！”

待我们集体哄笑时，小三却又严肃地说，“这个嘛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本人，至今还是童子鸡一名！各位满意了吗？”

小四在旁边敲边鼓：“收开苞费啊，谁要？谁要？”

“找糖梨儿去吧，她最爱吃童子鸡，尤其是青椒童子鸡！”我大笑着指指糖梨儿，贵州有道名菜“青椒童子鸡”，又香又辣，的确是糖梨儿的最爱。

糖梨儿笑得花枝乱颤，语不成句地说，“唔……唔……本小姐……好的……就是这口儿！”

小三小四按规矩喝下一杯酒，糖梨儿也执意要陪他们一起喝。

8 几个回合下来，大家都有些醉意了。后面所出的题目也越来越古怪。比如，我输的那个回合被要求脱掉身上的一件衣服，可怜的我被迫脱掉了小外套，只穿贴身的一件小吊带，配着窄型的长裤，纤细的腰肢顿时显露无余，惹得大家一阵惊呼：“哇噻！什么叫小蛮腰，今儿可算见识了”；而最离奇的一个题目莫过于叫小三围着我跳钢管舞，差点没把我笑背了气。之前本来想让他跳草裙舞，让他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围在腰间作草裙，但大家觉得不过瘾，后来改跳钢管舞，并且对表情和动作有严格要求，必须像A片里的女郎那样做出种种诱惑的表情和动作，得亏小三是学表演的，当真就跳了起来，那热情四溢和那挑逗的眼神让我怀疑他先前关于自己是“童子鸡”的说辞，这要搁到某些“打假英雄”那儿，大概又得大呼“学术打假”，得把这只疑似伪童子鸡公之于众。

“妮可在想什么？笑得那么诡异？”小四大声地喊道。在酒吧说话就得这样，不大喊完全听不见，要不就得凑近了说耳语。在这里待一夜，绝对是实施“谋杀天才歌手”行动的最佳场所。等你走出酒吧，声音就变哑了。“吱啦吱啦”的，声带好像变成了锯齿。本来该唱民歌的嗓子，出了酒吧就得改唱摇滚了。

“春心萌动了吧？！哈哈哈哈！”糖梨儿豪放地浪笑……

9 不知不觉，桌上的酒被彻底消灭掉，大家轮番跑去上洗手间。说起在酒吧上洗手间，我还遇到过一件奇事。有一次在MIX，我从洗手间准备出来时，一个剪着板寸的平胸姑娘进了洗手间。我跟她擦肩而过，只觉得这个女子表情好酷，板寸、衬衣，打扮跟个男人没什么两样。出门时，奇事发生了。又一个剪着板寸的人径直走进了洗手间。不过这回不是女的，而是个男的。我以为自己花了眼，赶紧跑到门口看看标志：没

错，是女厕，我没走错地儿。这么说，是后面那个板寸男走错地方了？！

我喃喃地自言自语：难道，MIX 都已经实行男女同厕了，有这么时髦吗？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我又问门口站着的保安，保安说不对啊，这里分男女的。过了一会，一男一女两个板寸从厕所出来，站在镜子面前洗手时一照面，两人都一愣，但又随即恢复自然，洗了手便各自离开了。一直在旁观察的我这才得出一结论，敢情是那男的把那女的当同类了！亏得像我这样善良的人，还为那板寸女担心半天，以为有色狼尾随呢。看来是多心了。

这真是个疯狂的时代，女的打扮得跟男的一样，越来越中性化。前几年还流行丰乳肥臀，再过几年没准就要流行“掌中宝”了。随着几档电视选秀节目的推波助澜——女选手一水儿的中性化打扮、完全藐视林志玲之流的妖娆性感装扮法则——太平公主的时代就快要来临了。那时，最直接的后果估计就是丰胸药厂和整容医院的相继倒闭。

在 MIX 鬼混期间，我的手机响起过无数次，我看都懒得看一眼，拿起来就给挂断，最后不胜其烦，索性关机。不用脑袋想都知道，一定是大黄打来查岗的。

闹到凌晨三点，我们才各自散了。糖梨儿和小三小四一起打了辆车走了，我独自驾车回家。

路上，我不怀好意地想，这个糖梨儿，一带就俩，不会回家玩 3P 吧？！以她的个性，还真保不齐。改天得好好审审她才是。

10 回到团结湖的家时，已经凌晨三点半了。电梯在十二点就停止了运营。我只好独自从楼梯爬上十二楼。孤独的脚步声重重地敲在心上，狂欢之后，悲凉无法抑制地袭上心头。

这就是我的家吗？一个我丝毫没有留恋的家，一个无法牵绊我脚步的

家，我不由得再次审视起自己的选择。

我和大黄婚后依然与他的父母以及爷爷奶奶住在一套大三居里，从未有过集体生活经历的我极不适应。我多次跟大黄提出搬出去单过，大黄一点也不热心，总跟我念叨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各种好处。大黄似乎丝毫没有察觉这个大家庭危机四伏、矛盾重重。他在这方面的迟钝反应令我十分生气。

大黄初中时就向我求爱，被我拒绝后一直没有气馁，到高中时看我还不明确表态，就把他妈都搬出来当救兵，那时他的家人对我那个好啊，用“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飞了”来形容都不为过。我答应跟他处处对象，但后来总是温吞吞地无法进入角色，便有些犹豫起来，一来二去地拖了好多年，他妈妈怕把她儿子年龄耽误大了不好搞对象，竟然哭着求我嫁给她儿子，父母对大黄的印象还不错，也催着我早日完婚。对于父母来说，一旦把女儿交给女婿似乎就意味着他们完成了抚养我的使命。他们恨不得我早日嫁做他人妇。

各种因素凑在一起，我和大黄便结合了。然而，婚后，我发现他以及家人的态度立刻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。他妈妈开始挑剔我的各种不是：我不擅长做家务，磕磕绊绊间常把瓷碗摔坏，婆婆便冷言冷语地说“大小姐你走开吧，还是我这个老妈子来做这些粗活”；我喜欢打扮，婆婆又嫌我大手大脚花钱太多；尤其是我化完妆出来，婆婆更用手掩住口鼻，皱眉嚷嚷说，都被我熏晕了。其实，我用的香水和粉饼一向是清淡型，淡到闻不出来，怎么可能熏晕了她老人家？我看她纯粹是找茬。

大黄的爷爷奶奶绝对是一对老活宝，他们闹的笑话简直让我数都数不清。爷爷奶奶老想抱曾孙子，一看我迟迟不要孩子，便催起我来。为了敷衍，我借口说是大黄的问题——哪知奶奶立即瞪大了眼睛说，不可能！大黄是她看着长大的……

不过我没跟她继续理论，所谓“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”嘛。还是不忍她为妙。

当然，我也知道，我本来就不占理，大黄在那方面不但没问题，还骁勇得很呢。我和大黄的问题，不在于性，而在于没有我要的那种爱情。

.....

这一切都令我那么的不适。

大黄是一个胸无大志的男人，对一切都满足于现状，至今他还在公交公司里做一个临时工，这也是让我很不理解的地方。如果说他一个月才挣一千块，你信吗？！他的这份薪水在现代北京，有个生动形象的解释：他属于这个城市的“夹心层”，收入低也没低到拿低保的份儿，可要说高却又万万不能，比上远不足比下尚有余，商品房买不起也就罢了，这点钱拿去买经济适用房他也买不起啊。

我多次叫他出来找个有挑战性的工作，他却不肯。我料定他情操比我高尚，因为他就喜欢坚守在公交战线上为人民服务。而我却明白一个道理，得试着让自己“先富起来”。我这也是响应前辈的号召啊。人民都已经小康了，我们不能总在贫困线上挣扎吧？于是，他和我在制造财富上的差距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

婚姻专家早就说过，如果女的挣得多男的挣得少，这个婚姻迟早要出问题。这好比两个人爬山，一个人爬到山顶了，另一个人却还在山脚下原地踏步。而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进步的。一旦出现了上述问题，若不赶紧调节，离“散伙”也就不远了。

我对大黄愈来愈冷淡，我宁愿夜夜笙歌甚至流连街头，也不愿意回到家跟他独处。大黄也慢慢地学会了对我出门查岗，回家查手机通讯录、查短信，不高兴时也对我大呼小叫。他不再有耐心陪我去电影院，我喜欢看美国大片，他就说买个碟回家看不好吗，去回电影院就花个一百多块，太不值！我说那效果能比吗，他就撂下一句“要去你去，反正我在家看碟”。而在恋爱那会，去电影院也是追求我的手段之一，他这变化也太快了吧？难道浪漫就只能在婚前吗？难道婚前的天堂在婚后就变成了地狱？怪不得那么多人埋



怨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而衣服书黄大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大出姓，黄色

黄大出姓的要姓黄大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

.....

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

11 我轻轻地开门，去洗手间胡乱洗漱一把就回到卧室。公婆和爷爷奶奶的房间都传出均匀的鼾声，关门声没有惊醒他们。黄大出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

黄大抱着猪猪玩偶睡得正香。我轻轻地拿掉玩偶，大黄翻了个身，一把将我抱住，嘴里含糊地呓语着：“可儿，可儿……”

一瞬间，我对他的厌倦又转为同情。这个男人，一直痴痴地爱恋着我，虽然他有那么多缺点，但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哪个男人这么重视我了，可是，为什么我还是对他爱不起来呢？我只是深深地同情他。

天若有情天亦老。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

我叹息一声，任由他抱着我，却不应他。

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

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

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

12 早上，我被大黄的抚摩弄醒了。但仍闭着眼不理他。

大黄在我耳旁说，“老婆……”一边说一边忙碌着，两只大手在我的身体上游移。

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

我拒绝了。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，黄色不就来本姓

“老婆？”大黄双手仍然没有停止。

“我性冷淡。”我拨开他的手。

“你冷淡，那我怎么办？”

“你也冷淡呗！”我没好气地答。

“啊……”大黄大叫了一声后突然没有声息了。

我奇怪地睁开眼睛，一看，好家伙，他竟然把被子一把掀开，啥也不